



滕明瑜

50.3.28生

湖南東安人

經歷／

軍職教官

現職／

海軍官校教官

作品／

心語（復興崗報）

當前老人問題與對策（北市老人協會

徵文佳作）

台北、台北（青年日報）

當前我國文化建設定向與做法（碩士

論文）

婆婆與我（鴻源百貨徵文佳作）

## 慈母心

散文佳作 滕明瑜

### ● 小學 ●

每次被留讀總是因為小手寫不完自己多筆劃的姓名，每回總是央求老爸取個容易的名，姓個簡單的姓，而每回總被哥哥姊姊們笑話，一向疼慣老公的媽，用那多繭的手，扶著我的手，一筆一劃地寫，戴著老花眼的她，老是把字寫得大大的，露在方格外面，而自己則忙著用削尖的橡皮擦，幫這四十一歲才有我的老母親，把格外的字跡擦乾淨，這個忙著寫，那個忙著擦，小學的作業大部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。

小學畢業時，我在媽媽掌聲中領到生平第一張獎狀，也從爸爸口中知道，媽媽是富家獨生女，九族中沒有同齡的孩子，加上外祖父去世的早，外祖母又不識字，所以一切唸書的事得自己來，但，她始終是名列前茅。

### ● 國中 ●

被媽拉到觀音大士畫像前跪著，媽焚香祝禱喃喃有詞，不久，一把利剪剪斷了自小被人欣羨的烏溜溜長髮，眼眶有

些濕，但卻不敢當著笑盈盈的媽落淚，不習慣的清涼繞在頸後，讓自己莫名的空虛，也讓甫下班的父親叫錯了人，以為我是讀國二的小姊。

由於英文是第一次接觸，不會寫也不會唸，媽只有拿以前教「勺夕口」的老法子，用一盤龍眼和那濃重的湖北腔國語，一字字唸著「ABC」，廿六個字唸完，全家已經是笑得人仰馬翻，我走上前幫她擦乾額上的汗，心中明白爾後自己必須長大，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學業，再也不能仰賴媽媽一步一趨的幫助，從盤中拿走廿六個龍眼，我將它們當作我立志成長的紀念。

## ● 高中 ●

唯一最讓父母擔心的我，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地考上本地的省立女中，連制服也理所當然地穿上姊的白衣黑裙，不合身的剪裁在自己身上晃盪，簡直有些滑稽，但一向愛美的自己，居然不以為忤，只因當時迷上校刑編輯，把惱人的一切全拋諸腦後，到了高三時，要準備大學聯考，才發現為時晚矣，窮追猛趕，逼得自己快透不過氣來。

一天，一把摟住老媽訴苦，痛罵大學聯考的殘酷，媽放下手上的活兒，定定地望著我，告訴這一向刁蠻的小丫頭，如果不是日本侵華，她可以順順當當完成高中學業，進入大學唸書。她朝著我笑笑說，以前家中沒幾個蹦子兒，誰敢談上大學唸書的事，就憑咱們眼前小戶人家的收入，是根本談不上。媽摸摸我微凸的後腦勺感慨地說，大學聯考是讓窮孩子也有公平競爭的讀書機會，該珍惜把握才是。看著她已有皺紋的臉龐，我知道，當年受阻的讀書夢，一定令她終生難忘。

## ● 大學 ●

同時考上了民間大學和軍校，我卻選擇了軍校，樂壞了黃埔出身的父親，卻急煞了寵慣我的媽媽，在簡陋的衣箱中拿出大小金飾和記載五十萬金額的存摺，她急著往我手裏塞，只央求我點頭答應不去唸軍校，她說好男都不當兵，我一個女娃去湊什麼熱鬧，原巴望唸個大學，好讓我找個婆家嫁了，也就了了心願，怎麼多出個唸軍校的麻煩。

第一次，我沒順她的心，由父親陪著去報到入伍，任憑她電話和信中怎般懇求，我依然咬著牙說不，只是苦了老爸被老媽冤枉，以為是他怕付不起孩子學費，慫恿我走上這條路。入伍結訓時，我的黝黑結實，幾乎讓媽媽驚駭得說不出話來，許久才認回我這女兒。而四年來，儘管年年以優異的成績，讓媽媽不再懷疑自己的抉擇，也讓爸退休後享受難得的清閒，只是媽仍擔心著，像個男孩的我，將來怎麼找婆家？

## ● 研究所 ●

一躲上閣樓，老媽的嘀咕就隨著樓梯爬呀爬地往耳膜中竄，什麼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彷彿這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，八個兒女的教養，一點也沒累著她、嚇著她，打從自己說出要考研究所，立即又把這正煩著姊姊未嫁的老媽，給嚇得從椅上彈起，只要問她再唸書好不好，她一定把頭搖得像博浪鼓，嘴裏連說不可。姊個性較馴，依著媽的話，去相親會朋友，而我則一概以唸書當藉口，躲在閣樓看書，火得媽揚言要燒了我這放滿自小到大所有藏書的窩。

只是很不幸地，我又再次違了她的意，捲著舖蓋去唸研究所，媽媽一反過去的嘮叨，只靜靜地告訴我，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固然過了時，但是，唸了書，學得多，反而看輕人間姻緣，未免失了倫常，女孩呀！再多才多藝也是離不開一廚房的柴米油鹽醬醋茶。

二年研究所的課程結束了，媽頭髮白得讓自己拔不完，拉著她和爸爸到學校看我領取第一名獎狀時，她並沒有像以往般鼓紅了掌迎接她的小丫頭，只是顛巍巍地扶著我的手，在那磨粗得如砂紙般的手心上寫著：

該嫁了吧！

評語：

以平實的筆調，依成長的過程，寫出父母對子女不變的關懷。不誇張、不矯飾，自然顯現出人間的骨肉親情。